

当干燥的秋季遇上成熟的梨,就像戈壁里遇见一汪清泉。作为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梨在我国古代被称为“果宗”,意思是所有水果的祖宗;无独有偶,梨在西方也有“果母”的称号,意为水果的母亲。梨这种“资历”深厚的水果,自古以来就分为东西两派。东方梨的水润甜蜜开始得比较早,而西方梨变好吃却经历了一段长路。



梨花图 钱选(元)

梨为何被称『百果之宗』

文图 慧文

西方梨曾久久不能直接食用

梨子和苹果常被相提并论,同为核果植物,浑圆的果实都有着光滑的蜡质外皮和汁水丰富的果肉,事实上它们也属于“近亲”——不光有相似的外形,而且在植物学分类里都属于蔷薇科。

人类择肥沃土地定居以后,果树的栽培技术开始缓慢精进。按照栽培技术发展顺序,苹果和梨栽培难度最大,因此也是亚欧大陆最晚被驯化成功的大宗果树。一方面梨自交不能亲和,种子种下去性状会分离;另一方面,梨枝条不易生根,诸如无花果、葡萄、油橄榄可采用的分株繁殖法对梨树不起作用。直到3000多年前,人类掌握了嫁接技术以后,梨和苹果的栽培驯化才成为可能。

梨树人工嫁接的培育大门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地开启了梨子新品种的“大爆炸”,家族成员的繁盛复杂,让苹果也望尘莫及——所有的苹果,无论品种如何千变万化,都能归于苹果一种,而梨是蔷薇科苹果亚科梨属成员的统称,属下成员多达几十种,种间杂交十分普遍,要将顺家谱实在不易。如今世界范围内对梨子栽培品种分类的最简单方式干脆依据其出生地,分为东方梨(亚洲梨)和西方梨两大类。

无论是两千年前庞贝古城遗址壁画上描绘的西方梨,还是公元5世纪前罗马人带入英格兰的西方梨,抑或1086年英格兰《末日审判书》上提到的格洛斯特郡地区老梨树上结出的西方梨,都不能直接食用。口感沙硬是早先西方梨与东方梨最大的区别。野生西方梨的果实又小又硬,肉质粗粝,即使经过驯化,也只培育出肉质较硬的“沙梨”。这种梨子除非被煮熟或者烤着吃,否则根本咬不动。



西方梨

东方梨好吃靠天赋更靠努力

不同于西方梨,东方梨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当一千年前的欧洲人还在为硬梨子挠头的时候,拥有东方梨(主要品种包括沙梨、白梨和秋子梨)的东亚国家,与梨子的甜蜜期已经开始了。

酥脆、汁水丰沛的梨子当然是要生吃。在我国,梨很早就以佳果上品见珍于世,玉乳、蜜父、快果都曾是东方梨的别名。传说北魏时栽于洛阳城南的“劝学梨”,“重十斤,梨从树着地,尽化为水”,可见品质何其酥脆爽口。除了被摘下一饱口福,梨属中的一些品种,如早金香、八月红、红茄梨、红色酥梨则游离在水果之外,被人们种植于庭院、盆景中,用作观赏。

美好的滋味既有自身的品种优势,也离不开代代培育改进。我国是梨的原产地之一,梨的原种即起源于第三纪(6600万年前至260万年前)的我国西部或西南部山区。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枝”,说的就是古人经过观察,发现植物天然靠接引起变异,并能产生甜美果实现象。“连理枝”启发人们采用不同植物嫁接的方法保持和改良品种,梨子也是其中重要的改良种。

在我国有着三千多年栽培历史的梨,被古人称为“果宗”,意思是所有水果的祖宗。从相关的文献看,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梨已成为我国一种受欢迎的水果。《诗经·召南》记载:“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经·晨风》记载:“山有苞棣,隰有树檟”,据古人考证,所谓甘棠、树檟,都是指的野

梨。“安邑千树栗,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音 qiū,梨的古称),……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这段话,把拥有上千棵梨树的财富规模与当时的千户侯等量,既显出了梨子的受欢迎程度,也能看出秦汉时梨树在我国的种植已经初具地域规模。除了《史记》提到的“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著于公元前3世纪西晋时期的《广志》里,还记述了“河南洛阳北邙山”等梨产地。陕西“弘农、京兆”等地盛产的梨果曾因品质优良而成为御用品。长江流域土壤肥沃,同样适合梨树的大规模栽培,《山海经》《湖北荆州土地志》中有“江陵(湖北荆州)有名梨”的记载。1972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掘出的梨核及关于梨的竹简,距今已有2100年。

梨果和梨花为国人长久利用,因此在我国习俗和工艺中也留下了很多烙印。传说唐玄宗喜欢一种音乐,让300个乐工在梨园演练,他们和数百名排练的宫女因此被称为“梨园弟子”。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李隆基在杨玉环死后宫中寂寞萧索的情景时,有“梨园弟子白发新”的诗句。此后,从事曲艺的工作者就被称为梨园弟子。

梨树木材坚硬,在建筑和造船上被广泛应用。此外,它还常被用作砧板和雕刻以及雕版印刷。梨树的叶子也有特殊的用途。据《齐民要术》记载,梨叶可用来染绿色。

古诗词里的梨花之美

无论梨树有多少品种,开出的梨花却总是白色,点缀鹅黄或粉嫩的花蕊,美得素雅又别出心裁,无怪乎梨花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心头的白月光。一点娇柔,一点冷光,一树梨花冰清玉洁又明艳似雪。李白曾说:“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按照中式古典审美,最美的哭莫过于“梨花带雨”式,或者说“梨花一枝春带雨”。风吹梨花满地雪,一如年华易逝的浅愁。唐代刘方平的《春怨》借梨花写宫女迟暮、孤独哀伤:“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杜牧的《初冬夜

饮》有“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

当然梨花也不仅代表美人,在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眼里,梨花幻境象征着浪漫的豪情,他挥毫而就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之相似,清代诗人赵鼎声的“千树梨花千树雪,一溪杨柳一溪烟”也是绝美的画面:万木复苏之际,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山遍野犹如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却又有暗香来——梨花的美,就是如此安静内敛又光辉耀眼。

